

口述史、影像史与中国记忆资源建设

全根先

摘要 口述史学、影像史学主要通过录音、摄像、电影、电视、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技术进行展示,大大拓展了传统史学的叙述范围,并使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认知变得触手可及。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正是通过口述史、影像史等资料的采集整理,以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为专题,建设新型文献资源,保存国家记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为国存史,为民立传”的宗旨。与传统文献或普通数字文献相比,中国记忆的文献来源与获取方式、文献加工与发布方式不同,其资源采集大致经历选题策划、草拟大纲、联系对象、组织队伍、准备器材、咨询专家、现场采访、口述文稿处理、音视频资料剪辑等步骤,其中,选题策划、草拟大纲与文稿处理尤为重要。参考文献9。

关键词 口述史 影像史 中国记忆 资源建设 国家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

Oral History, Pictorial History and China Memory Resources Construction

Quan Genxian

Abstract: By means of audio, video, cinema, television, multimedia, Internet and other modern technologies, oral and pictorial historiographies extend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makes the history tangible to the public. The China Memory Project takes major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events and important figures as special subjects to construct new literature resources. Through acquiring and consolidating oral and pictorial history materials, the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ims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memory and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alizing the purpose of “Save history for country, Write biography for peopl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r ordinary digital literature, the literature sources and collecting, document processing and releasing of China Memory are in different ways. The resource acquisi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planning topics, drafting outlines, contacting objects, organizing teams, preparing equipment, consulting experts, on-site interview, oral presentations processing, video and audio data editing, and so on. Among these steps, planning topics, drafting outlines and paper processing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9 refs.

Keywords: Oral Historiography; Pictorial Historiography; China Memory; Resources Construction; National Memo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目前,以音频、视频直接记录历史的口述史、影像史,作为一种文献资源,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图书馆馆藏文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内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体系仍基本由传统纸质文献和数字文献资源组成,口述史、影像史文献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或呈空缺状态,只有少数几个图书馆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国家图书馆自2012年正式启动中国记忆项目以来,秉承“为国存史,为民立传”之宗旨,以动态发展的口述史、影像史等新文献为补充,建立专题文献资源库,改善了国家图书馆原有的文献体系结构,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而口述史、影像史资料的采集与整理,业已成为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主要手段。本文结合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近年来的实践,拟就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中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1 口述史学、影像史学与记忆工程

1.1 什么是口述史学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口头传说,在古今中外众多历史典籍中得到广泛运用。然而,作为历史学分

支的口述史学(Oral History)创建的标志,却是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A.内文斯(Allan Nevins, 1890-1971)创建的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HA)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口述史研究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开展了口述史学研究,使之成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我国学者对于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发展却十分迅速,并于2004年12月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掀起了口述史研究与实践的一轮高潮。

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张广智先生说:“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证据,然后再经过筛选与比照,进行历史研究。”^[1]钟少华先生则认为,“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2]由此可见,口述史学至少有四个特点:一是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不同,即是采访所得,而非来自书本或其他文献类型;二是口述采访的手段主要是录音,有的还有录像;三是采访的对象不仅是少数重要人物,广大的民众均可参与;四是口述采访得到的录音材料整理成文字,成为史学著作的一部分。

1.2 什么是影像史学

影像史学与电影有关,电影到20世纪初才开始风靡全球,而电影作为记录人类生活的一种手段也才得到广泛运用。并且,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是人类生活的真实记录。作为现代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影像史学,正式诞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8年12月,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正式提出了“Historiophoty”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影像史学就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片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见解。”^[3]1992年,台湾中兴大学周梁楷教授在台湾《当代》月刊上连续载文,对怀特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译介,并对影像史学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在大陆,张广智先生于1996年发表了《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向学术界首次介绍了这一概念^[4]。

与口述史学类似,影像史学也改变了传统的文字书写历史的方式,开始借助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技术,来记录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影像史学所记录与表现的,并不局限于少数重要历史人物,这为平民参与历史的书写、表现历史发展的过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影像史学还通过生动形象、丰富有趣的动态描述,使枯燥生硬的历史知识、晦涩难懂的史学研究成果走出象牙塔,历史研究变得鲜活直观,富有生气。正如黄朴民先生所说:“用现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生动鲜活的解读,让历史从历史学家营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入千家万户,走入每个人的心里。”^[5]

1.3 记忆工程

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的这些特点,使其在现代史、当代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口述史、影像史所记录的对象,大多是活着的历史的见证者。人类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口述采访、影像拍摄,更是为国家保存珍贵的历史记忆。正是在这一点上,口述史学、影像史学与当前各国及国际组织正在开展的各类记忆工程实现了高度的契合。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年历”、英国大英图书馆的“国家生活故事”、荷兰国家图书馆的“荷兰记忆”、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我们的故事——民族的记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负责规划实施的“新加坡记忆”等,无不以口述史、影像史作为其记忆工程的必要手段。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公共图书馆、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在开展各项记忆工程(或项目)。他们所采用的方法,除了收集照片、手稿、实物等外,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口述史、影像史资料的采集与整理上。如首都图书馆的“北京记忆”、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年华”、长春图书馆的“百年长春”、湖南省图书馆的“抗战老兵口述史”、山西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大连大学李小江教授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史资料馆等。在港、澳、台地区也有类似项目开展,如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赛马会合作开展的“香港记忆”、澳门基金会支持的“澳门记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台湾记忆”等。这些项目都在进行口述史、影像史资料采集与整理工作。

2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基本思路

2.1 建设宗旨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始于2012年,其宗旨是“为国存史,为民立传”。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为专题,以传统文献为基础,以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新类型文献的建设为核心,为国家图书馆构建富有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拓展国家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并为社会提供新颖、优良的服务项目。中国记忆项目是国家总书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公众分享个人记忆、汇集集体记忆,开展国民教育的崭新平台。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两年多来,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项目主要有大漆髹饰、蚕丝织绣、东北抗日联军、中国远征军、冯其庸口述史、我们的文字等。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实践表明,采用口述史、影像史的方法,为国家保存珍贵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十分必要的、切实可行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2.2 基本内容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内容异常丰富,可谓包罗万象。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国家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2.1 国家记忆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首先是国家记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可以从最高的国家层面来考察,可以从一个地区来考察,也可以从一个社会群体甚至个人来考察。地区、社群或是个人的历史,也是民族和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其发生、发展的环境,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永

恒不变的事物。至于历史中最原始、最本真的载体——人,其个体的生命是十分有限的。个人一生中所积累的记忆,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就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永远消失。也许某个人的某段记忆在历史中无关大局,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由无数这样的个体累积而成的一个人群,其历史绝不是可以熟视无睹的,更何况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对于关乎政治历史、传统遗产、文化艺术、社会民生、自然地理、科学技术、经济产业、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中国记忆资源建设将作为核心内容加以抢救和保存。

2.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另一项重大内容。根据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6]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进行延续。这一特性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异常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传统民俗等。截至2013年12月,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已达37项,是世界上入选该项目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累计达1219项(包括扩展项目,共153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488名。2014年7月16日,文化部又发布了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单,共298项^[7]。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各市县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数量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理应纳入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体系。

2.3 主要特点

与图书馆传统文献或普通数字文献相比,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献的来源与获取方式不同。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主要是口述史、影像史资料的建设与整理,即借助录音、摄影、电影、电视等音像技术,有针对性地采集第一手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二是文献的加工与发布方式不同。对于新采集的中国记忆资源,也要经过验收、登记、编目等环节。但是,由于大多是音频、影像、照片或实物等,其编目加工自然与传统文献或普通数字文献不同。另一方面,经过编目加工后的新型文献,通过数字化整合,形成一个个以主题命名的、可读性强的专题,以各种载体形态呈现,为公众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方式,也非传统文献或普通数字文献可比。

2.4 建设途径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主要途径,是口述史、影像史资料的采集与整理。具体方法有三,即:独立采集、合作采集与直接征集(或购买)。

2.4.1 独立采集

独立采集是目前国内图书馆界、也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进行口述史、影像史采集的主要手段。以“大漆髹饰”项目为例,其间,分别对北京雕漆技艺、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天台山干漆夹纆技艺、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厦门漆线雕技艺、成都漆艺、宁波朱金漆木雕、甘肃雕漆技艺、金漆镶嵌髹饰技艺等19个项目与25位国家级或省级传承人,进行了口述采访和现场拍摄,完全由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独立完成^[8]。此外,如中国年画、学者口述史、冯其庸口述史等,也均由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独立采集。

2.4.2 合作采集

无论是国家记忆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数

量都十分巨大,要对其进行口述史、影像史采集与整理,需要很大的物力与人力支持,绝不是单个图书馆所能完成的。在这方面,势必要进行有效的合作,包括图书馆业内的合作与跨界别的合作。有的合作甚至是跨国的。如2009年10月,云南省档案馆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就双方合作抢救云南口述历史项目签署了备忘录,2010年3月获得国家档案局批准。这是中国与新加坡档案工作者共同合作、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一项有益尝试^[9]。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中,蚕丝织绣、东北抗联、中国远征军、我们的文字等,就是与馆内外机构或个人合作的范例。

2.4.3 征集或购买

目前,对于国家记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口述史、影像史采集与整理,已有不少机构或个人在做。但是,由于他们之间互不相属,缺乏统一的规划,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成果没有专门的机构加以收藏与利用,导致水平参差不齐,开发利用率低。这无疑是文献资源建设的极大浪费。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所有已经制作完成的口述史、影像史作品,呈缴国家图书馆一份,由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同时,建议国家图书馆在进行文献采访计划时,拨付专项资金,开展征集工作,在必要时进行购买,力争做到口述史、影像史资料建设不缺位、不遗漏。

3 中国记忆的资源采集

3.1 原则与步骤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以口述史、影像史为主要特色,重点围绕音频、视频文献展开,属于图书馆资源建设中的新型文献。资源建设的首要环节,则是资源采集。中国记忆资源采集必须遵循下列原则:一是与传统文献或普通数字文献相比,其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采集内容必须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在学术上是可信的;三是采集对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须是重要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或在某一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具有“抢救性”;四是采集内容既要完整,又要重点突出,不能主次不分,或者主次颠倒。之所以提出这些原则,一方面是由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特

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受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人力、物力所限。

至于资源采集的步骤,基本上与口述史学、影像史学通常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大致可以作如下描述:选题策划、草拟大纲、联系对象、组织队伍、准备器材、咨询专家、现场采访、口述文稿处理、音视频资料剪辑等。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步骤,资源采集都是不能成立的,或是不成功的。从中国记忆资源建设几年来的实践看,每一个具体项目的开展都不完全相同。对于一些综合性的、复杂的项目,在总体选题策划既定的情况下,往往每一次具体的采集行动都得进行分主题、有针对性的采访计划,各个阶段的工作也得根据采访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反复。

以2014年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们的文字”专题资源建设项目为例。该项目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中与文字相关的项目共62项,包括汉字、少数民族文字、与文字有关的民族文化,以及笔、墨、纸、砚等。这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性项目,内容异常丰富,过程十分复杂。为此,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派出5个工作组,历时一年,行程5.2万公里,走访了64个市区和城镇,拍摄的与文字有关的各级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影像、口述视频达400个小时,涉及到30位传承人(其中,国家级14人、省级13人、市级1人、区县级2人)。在对这些资源采集过程中,除了总的选题策划,其余步骤都是反复进行。笔者以为,在这些步骤中,选题策划、草拟大纲与文稿处理尤为重要。

3.2 选题策划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虽然有明确的宗旨,确定的内容,可靠的建设途径,但是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即到底去采什么,还需要进行周密、细致的策划。没有具体实施项目的策划,很难开展有效的工作。笔者以为,在具体选题策划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选题的必要性,确保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高效开展;二是选题的可行性,确保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顺利开展;三是选题的系统性,确保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持续开展;四是选题的复杂性,必须考虑到口述史、影像史资料采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提前做出预案,争

取成果的最大化。这是由口述史、影像史的采集对象与采集方法所决定的,面对的是动态的、变化着的人与环境。

以笔者所拟《中国记忆资源建设——图书馆专题资源建设·图书馆人物》为例。本选题在策划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以上所述的各方面因素。中国图书馆事业百余年来,经历了晚清、民国和建国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可谓筚路蓝缕,厥功至伟。而那些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开创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离我们远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者,却很少有人专门的研究,其生平事迹、学术成就也少有人搜集、整理与研究,有的甚至被遗忘。如,关于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个人生平事迹的专题研究目前仅有两本专著,一本自传,另有一些文集出版。不过,这些文集都不能作为图书馆学家的完整资料。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较为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一选题十分必要,意义重大。如果对当前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些老学者、老领导不加以口述史、影像史资料的采集,对于中国图书馆史无疑是一种损失。因此,笔者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者进行了全面的摸底,从中筛选出有必要、也有可能的采访名单。为了使这一项目能有序开展,笔者还将整个项目设计成两个阶段,将紧急的置于第一阶段。根据本项目第一阶段计划,拟收录图书馆人物共53人,其中内地学者45人,海外学者8人(美国4人,台湾4人),均系1940年以前出生。通过较为周密的调查,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

3.3 草拟大纲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中,项目的策划是项目开展的前提,而草拟具体的采访方案则是项目付诸行动的第一步。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项目方案的拟定,采用的是口述史、影像史的工作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进行:一是草拟口述史的计划大纲;二是与受访者联系;三是初步会面,商定访谈范围;四是录音、录像,进行访谈;五是将访谈打成文稿,对影像资料进行剪辑制作;六是修正文稿,对剪辑

的录像资料进行完善。在一项采访工作完成后,一般还要与受访者签订协议,尽量征求受访者同意,让公众能参考引用其访谈资料。这也是图书馆开展口述史、影像史资料采集的宗旨所在。

在口述史、影像史资料采集过程中,以上提到的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因为任一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采访工作的完成。其中,笔者认为,草拟口述史的计划大纲尤其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整个采访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是采访成败、质量高低的关键所在。草拟口述史的计划大纲,要建立在受访人的生平事迹、相关专业知识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就要求采访者在开始这个项目的,或是在与受访者接洽前,必须尽可能地搜集、阅读与该项目有关的资料,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紧扣采访主题,抓住重点,展开系统、完整、符合逻辑的问题设计。事实上,草拟一个好的口述史采访大纲,相当于撰写一篇专业论文或一部专著的要领。

2014年8至9月,笔者与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其他成员一起赴上海、杭州、萧山,对与书法、篆刻传承有关的5个单位和个人进行了采访、拍摄。在采访之前,笔者均拟定了详细的采访大纲,并将这个大纲提前发给每一位受访者,让他们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以争取最佳的采访效果。其中,对于上海浦东象外楼书画室周崇坚老师的采访大纲,笔者准备了3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受访人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书法有关的专业知识、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书法教学的经验与思考、书法艺术传承所遇到的挑战、书法艺术如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问题,可以从周老师这一具体人物的身上,大致了解这门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的发展历史、当下处境。

也就是说,问题的核心不仅是受访人本人如何,而是要通过这位受访人,去进一步揭示他(她)所从事的这个专业、这一事业整体发展状况,唤起人们对这个专业、这一事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因为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国家记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否做到以点带面,以小见大,通过特定的采访

对象揭示该领域的整体状况,是判断一个采访大纲优劣的重要标准。

3.4 文稿处理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中,对于采访人口述资料、影像资料的整理是一件十分繁重而又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不加以整理,采访回来的资料顶多是一些素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也背离了图书馆利用文献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宗旨。在对口述史、影像史资料整理过程中,将受访人口述资料即访谈内容转换成文字,是很一件十分艰苦却又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通常在口述史采集过程中,受访人会脱离你所拟定的内容加以叙述,或是受访人文化水平不高,叙述中不能按照你设定的顺序,或是语言的表达过于通俗,在整理成文字时必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有时候,受访人在叙述中可能会违背事实真相(记错或故意隐瞒),整理时还得参考其他资料或对照其他相关人员的口述,进行仔细的核实。同时,在对采访文稿进行处理时,还要尽量保持受访人的叙述方法与语言风格,切忌整理成一篇毫无口述风格、没有个性、索然无味的严肃文章。

根据笔者的经验,对于采访文稿的处理,不是只需对文稿进行润色之类纯文学、文字性的工作,而是要对口述资料先进行事实的审核,对可能触及的社会问题进行风险判断,尽量对受访人因此而可能遇到的问题(或是麻烦)进行回避。固然,作为历史叙述来说,口述史与一般历史著作一样,要求客观、真实,但是,由于口述史受访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她)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其口述内容势必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或名誉),影响到人们对这些人的判断。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受访人,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认识与判断,而他(她)的认识与判断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同。因此,当我们对一份口述资料进行文稿处理时,一定要在坚持口述内容客观真实、合乎采访目的的前提下,出于对受访人的保护与采访者本身风险回避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正、完善。

例如:《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是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在对25位国家级与省级传承人进行实

地采访的基础上整理、编写而成的一部专著,是近代以来这一行业最全面、最专门的学术著作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此书已于2014年6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前,笔者曾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心的处理,从而避免让传承人或中国记忆项目遭遇风险。

当然,对文稿进行纯文学、文字性的处理也是必要的,主要是内容完整、结构合理、文字通畅、风格统一、标点正确等,这里不再详叙。就中国记忆资源采集而言,对于口述资料、影像资料的剪辑,与口述资料的文稿处理一样,属于中国记忆资源采集中的收尾环节,同样非常重要。由于剪辑工作有很强的专业性,并非笔者所长,故在此不便多叙。至于中国记忆资源的整理、保存、发布、宣传推广与开发利用,因为已有专文加以讨论,这里也不多赘言。总之,由于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目前尚处于探索、积累经验阶段,今后的道路还很漫长,相信其一定能以业已取得的成果为基础,更上一层楼,切实履行好“为国存史、为民立传”之重任。

参考文献

- 1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31.
- 2 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
- 3 Hayden White, 周梁楷译.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J]. 台湾:当代,1993(8).
- 4 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J].学习与探索,1996(6).
- 5 黄朴民.历史的第三种读法[N].光明日报,2007-05-18(9).
- 6 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45.
- 7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EB/OL]. [2014-07-16] 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407/t20140716_30299.html.
- 8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上、下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1-2.
- 9 子志月.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D].云南大学,2013.

(全根先 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收稿日期:2014-11-17